

克勞塞維契著

一八一二年

俄國戰爭史

中國人民
解放軍
華北軍區司令部
翻印

一九五〇年七月



教
88
2

目 錄

第一章 去到維爾那——出師計劃——德利薩的野營……………一

第二章 俄國一八二二年戰爭中各項事件的總結……………二八

第一部分

第一期 在維爾那附近，至初次停滯爲止時，法軍前進情形約三週內——

即由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中旬爲止……………三四

第二期 由最初停止運動末尾，到第二次停止運動當時爲止——

即由七月中旬到八月八日爲止的第二次三週間……………三七

第三期 由俄軍主力圖謀了攻勢，至莫斯科的失陷——

由八月八日至九月十五日爲止的五週間……………四四

第四期 由莫斯科的佔領至退却爲止——由九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爲止的五週間……………四八

第二部分

由開始退却至渡過尼梅河爲止——由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一日爲止的七週間……五二

損失概況……六九

撤退……七二

第三章 戰爭的詳細經過……七五

附錄 克勞塞維契將軍傳……一七三

第一章 去到維爾那——出師計劃——德利薩的野營

一八一二年二月，普法兩國對俄國締結了同盟。但當時有人以爲，普國還有抗戰的勇氣，而完全無須同法國聯盟，懷着這種想法的一派人，也可以叫做夏倫厚爾斯特派。原因是 在普國首都，除了夏倫厚爾斯特自己和他的至友而外，幾乎沒有一個人不以爲這種想法是在發瘋。而且在君主國裏，這種想法不過是一種分裂的象徵而已。

普法同盟確定了以後，夏倫厚爾斯特立刻就完全脫離政府的中心了。他去到西萊吉亞，担任奧塞司令。他這樣做，並不是想要藉此同普軍完全斷絕關係，而是希望避免法國人對他的注意。同時還可以免除他的反對派的一致行動來反對他。在這一點上，他的中庸的方策，乃是最適當最賢明的方策。原來，他制止了許多不合理的事情，就是說，他阻止了普國對法國讓步太大，甚至還阻止了普國的城塞都爲法國佔領，另一方面，他又爲着在適當時期恢復他的職位，而留些地步。他是在普國沒有財產又沒有立腳點的外國人。他對於國王，尤其對於首都和全國的樞要人物，時常保持着不即不離的關係，而且他的工作成績，在當時一般人都以爲很有疑問。因而人們都懷疑到，假設他完全辭職了的話，等到一八一三年，或者還能把他召回吧。

他的至友波恩少佐，經過國王許可，按照大佐的特遇，得到有限的贈予，然後辭職了。他的意思是去到俄國。

當時的機要顧問格奈賽諾大佐，也因爲相同的意見，而同時離職。

夏倫厚爾斯特的最親密的追隨者們和他政見一致的人們之中，以及在國內不佔重要地位的其他許多人之中，還有著者克勞塞維契，他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

國王對這些人許可了離去。

著者克勞塞維契，帶著兩三封介紹信，在二月四日，去到維爾那。在維爾那有亞歷山大皇帝和指揮西路第一軍的巴爾克萊夫將的本營。

當著者到維爾那時，著者已經聽說那裏集合了許多普國的將官。其主要人物之中，有經由維茵而一同來的格奈賽諾和哈左特伯爵。然而，格奈賽諾已經決心要去英國。他確實很受皇帝的優待，但由整個事態的本質上來看，他很難在爾裏進行適當的軍事活動，爾也不是不適當的結論。他不講俄語，所以 he 完全不能由自己去進行指揮，然而，他還能像著者和其他將校一樣，在某一將之下，或者在某軍團之中，担任下級職務，他的年齡和階級，已經過於高了，因而他只能隨從皇帝去進行作戰吧。他對於重要事務，是參加意見好呢，還是不參加意見好呢？他自己是很清楚的。他覺得，即使參加意見的話，也不會提高他的地位。即使他不預樣想，但因為在皇帝的本營之中，已經有許多閒散的人們，若想參與在他們那些人之中，而在開會的時候，出出風頭，顯顯才能，那至少也要有些巧妙的策劃能力和法語的充分熟練。但格奈賽諾大佐，在爾兩方面，都有缺欠。因而，他若想得到這種地位，當然也是難事。他以前曾經去過英國，而且攝政親王很優待他。他相信英國能為著正義而活動。

在維爾那，他很快就相信了俄國的軍備絕不合乎作戰的規模，所以他對於這次作戰的結果，很正當地抱著極大的憂慮。再者，在全部作戰的困難性之中，惟一的希望，在於法軍方面，然而，若想由英國、瑞典和德國方面，派遣一個師團，而在法軍的背後，得到成功，他認為要由一切方面想辦法。這種想法，

逐漸讓他覺得必須去到英國，於是不久之後他就到英國去了。

在俄國西部的國境上，俄國的全部兵力，是西路第一軍，西路第二軍和一個預備軍。西路第一軍有兵力九〇、〇〇〇人，西軍第二軍五〇、〇〇〇人，預備軍三〇、〇〇〇人，全部兵力大概共一七〇、〇〇〇人，另外還附加上一〇、〇〇〇人的哥薩克兵。同時，陸軍大臣巴爾克萊大將麾下的西路第一軍，沿尼梅河佈防，巴格拉契昂侯爵所指揮的西路第二軍，駐在南方利特阿尼亞，預備軍在特爾瑪索夫大將麾下，駐在涅爾伊尼亞。第二線在德尼埃普河和杜納河河畔，配備了倉庫和新兵約三〇、〇〇〇人。

全軍的總司令，希望由皇帝來担任。在那以前，皇帝連一次也沒有從事過軍務，至於指揮工作，更沒有進行過。原來，他只在二三年前，由浦特爾斯堡的陸軍中將普爾，對於戰術的研究，加以指導。普爾曾任普軍參謀部的大佐，但在澳埃爾斯泰特會戰之後，在一八〇六年，辭去了普軍的職務，而參加俄軍，但後來他並未積極工作，只進昇到陸軍中將為止。

當普爾在普軍中工作時，一般人都以為他是天才非凡的人。他與瑪森巴哈和夏倫爾斯特，是一八〇六年普軍參謀部的三個主腦。他們三人之中，各有自己的優秀的特性。夏倫爾斯特的特性，是特有的，在實際上證明過他的才能。普爾的特性恐怕是異乎尋常的，他極富於理解力和想像力，但完全缺乏資料的知識。他從前對外部缺少連絡，過着極為孤僻的精神生活，所以，平常外界的事務，他是什麼也不知道的。西薩和弗利德利二世，是他所愛好的著作家和英雄。對於他們的戰術，他一點也沒有什麼研究的精神，而絕對努力於大胆的推敲。對於新戰爭的各種現象，他不過是表面地接觸到了而已。他對於哲學的研究和歷史的比較研究，都不能勝任，而只是設想到極偏狹的貧弱的作戰方式。假設他的修養方面，完全缺乏着歷史的批判，而且在他的生活方面又完全缺乏着對外界的接觸的話，那麼，他反而能成爲一般的庸俗淺薄

和邪僻無能的敵人，這是當然的事吧。再者，他說他自己帶有一切這樣的缺點，這種瀟灑的說法，更把他的偉大的天才，深刻性或者能力，都表現於外了。他由於性格孤僻，而完全成爲個異乎尋常的人，但別無奇異之點，所以一般人只以爲他異乎尋常罷了。

假設這些由外在現象游離着的精神，暫時用暴力去打擊他，而並不立可就無所措手，那麼，他這種由外界現象游離的精神，就能讓他方向堅定、內心真實，壞惡一切有始無終和錯誤的事務，而對於偉大的事務，懷着活躍的感情，並且能使他變成一個卓越的軍事人才。著者從來沒看到過像他這樣只往大處着眼，而對於現實社會的最小事務都無所措手的人，這是由於孤獨的自修而得到的當然結果。他是神經質的，又是脆弱的。他並不用深思熟慮，就能提出來異乎尋常的有力的意見，或者加以強硬的判斷，而且，他同外在的世界游離了，他一面與外界戰鬥，一面保存這種奇異的性格，而不以爲滿足。他的軍職，至一八二二年爲止，一點也沒有勉強過他。正當革命戰爭時期中，他大部分是只做着隸屬的工作。在戰爭結束以後，他就任參謀次長，在梅倫德爾夫元帥之下，担任重要職務。在和平時期，他曾在參謀部裏工作，當時他與參謀部的一般將校一樣，只追求空洞的觀念，並且進行一種幻想的活動。

一八〇六年他當了國王的參謀。然而，國王原來不能當司令，所以普爾也不能進行應有的工作。因而，在一切危難的局面之下，他都要突然對於一切事件，露出來弱點。就是說，他像瘋子一樣去嘲笑普軍的劣勢，又只圖精神上的滿足。當這時候，有人以爲他就像夏倫厚爾斯特所做過的一樣，要爲着證明他的實際才能而上台吧，但他輕率地不顧一切，參加俄軍了。

即使在俄國，也證明了他對於困難的任務，是不能充分負責的。而且，他這次轉職的方法，更是很不合適的。就是說，他是在皮特爾斯堡圖謀一件國外的的工作，當他因爲重要公事去到那裏的時候，竟在那裏

就任了。

假設亞歷山大皇帝善於觀察人物的話，他當然就不能把事情做得那麼錯了。而且當時對於那樣雜亂無章的人，是不能相信他的能力的。

一七九五年，在梅倫德爾夫元帥的本營中，普爾向赫赫海姆如次地說着：「我對於什麼事，完全是馬虎虎，確實是沒有用處了。」一八〇六年退却之際，他一面黑黑地笑着，一面去拿帽子說：「普魯士君主國喇，祝你安好！」一八一二年十一月，在皮特爾斯堡，法軍已經開始退却時，普爾還向着著者說：「你相信我的話吧，這種情形下，我們絕對不能再起了。」他不論什麼時候，總是這樣的論調。

著者在這個人的個性描寫方面，曾在非常長的時間中，費些躊躇。我這樣說是因為，許多事情都與他有關係，而且他與當時和後來所發生的事情，都有關聯，對於這樣一個人的能力，一般地都是期待得過高了。

對於他的頭腦和精神，我們若未必能批判得恰當的話，那麼，就要爲着實際的名譽起見，而如次地說明着，就是說，他當時並沒有比他平常表示出來的更好的品質，或者也沒有大公無私的性格。

普爾是個不務實際的人，他在俄國生活了六年，甚至都不想學俄語。而且更可注意的是，他竟不認識政府裏的重要人物，並且他竟不明瞭國家和軍隊的組織。

在這種情形下，皇帝覺得普爾這個人，不能担负一定的任務，他是抽象的天才。因而，他在形式上是皇帝的侍從武官，但實際上完全是皇帝的朋友，或者談話的對手。他在皮特爾斯堡，已經爲皇帝起草了出師計劃，不但把它帶到了維爾那，而且依照原案進行了一些準備。

渥爾康斯基公爵，是皇帝的第一侍從武官，而且是參謀部軍政部長。他既然處在這種地位了，那麼，

當皇帝成爲總司令官的時候，他也許就能立刻在事實上成爲全部戰事的參謀總長，也未可知。然而，並未發生出來這樣的事。可以說，他並未參與參謀總長的工作。他完全是個好好先生，是皇帝的忠實朋友，還是忠實的工作員。

陸軍中將阿拉克柴夫，是俄國人，精力過人，性格狡猾。他是砲兵長官，皇帝特別信賴他。然而，他對於指揮作戰，可說是完全不懂，所以他同涅爾康斯基一樣，沒有參加作戰的指揮。

阿姆菲爾特將軍，平常以大陰謀家，知名一時，他是瑞典人。對於作戰的指揮，他也完全不明白。所以他不想担任實際工作，只想像普爾一樣，當個侍從武官就知足了。但他還是喜歡參與陰謀事件。

本寧格森將軍，他是俄國資格最老的將軍，然而目前的戰爭方面，並不担任什麼指揮工作。這樣看來，是因爲人們都回想到他在一八〇七年的戰爭時，曾把作戰指揮得雜亂無章了，才不讓他担任指揮工作吧。他自己的領地在維爾那附近，而且既然是皇帝的侍從武官，就不能往遠去，所以就在那裏的假面具之下，留在維爾那。恐怕他還想要得到一個司令的位置吧。

其中當然還有許多陸軍中將，但他們是軍部的編餘人員，並不參與軍事，完全沒有影響。

這樣看來，人們可以明白，皇帝亞歷山大，對於一個實際的司令，大概沒有什麼準備。而且，皇帝的腦海裏，並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甚至並沒有正式地談到這件事。兩軍駐在一起，後來又分離開，所以巴爾克萊擔任陸軍大臣，只兼轄第二軍。因此，軍司令的內部情形，只有他和他的參謀本部，才能瞭解。他用拉巴諾夫中將爲參謀長，用穆森將軍爲參謀次長，又用他爲經理總監。所有的人物，都依照他們的地位，開始了表面上的活動。就是說，巴爾克萊大將，每天頒佈命令，或者接受報告和通知等等——這樣說來，皇帝的周圍，並沒有一定的規章，可以按照着進行工作。一般工作，是由皇帝交給巴爾克萊去辦理，有

時也由溥爾康斯基去辦理，輪到普爾名下，有時業已有兩三個人插嘴了。

當皇帝率領普爾將軍倒達維爾那時，普爾完全是孤獨的，俄國人用嫉妬，懷疑和猜忌的眼光去看他，他在他們中間，是惟一的外國人。他不懂俄國話，不認識那些人物，甚至還不瞭解俄國情形和軍隊的機構。他沒有什麼地位，沒有什麼權威，甚至連副官和事務員都沒有。他還接不到一份報告和通知。他同巴爾克萊和別人，未必完全相遠，但並不同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去說一句話。關於軍隊的實力和情況，若說他知道一些，也只是由皇帝嘴裏聽說過一些而已。當他擬訂作戰方案時，他連一張完善的地圖或其他文件都沒有，雖說這是必須不斷參看的東西。在他的回憶錄中，他所想要談到的軍隊指揮官的名子，時常是空着，他只有按照階級的順序，去寫他們的名子，才能把它填補出來。

在一八一二年戰爭中，作戰的任務，是非常困難的，由他去担任作戰的指揮，恐怕是不能理解的愚蠢的行爲。俄軍即使往多估計，也不過是一八〇、〇〇〇人，但敵軍即使往少估計，也有三五〇、〇〇〇人，而且他們的統帥是波納普爾特。

因此，普爾完全打斷了由皇帝派他作總司令的想法，也不想和其他機關去担任什麼工作。他是什麼也沒有幹，而完全變成了夢遊患者。

當俄軍在國境上不足一八〇、〇〇〇人的數目時，有人主張皇帝的兵力有六〇〇、〇〇〇人。當時著者也由某人直接聽到這個消息，但以爲那是過於誇張了，這種想法，完全是正確的。

實際上，俄國的兵力配備，恐怕是如次的：

波蘭和普魯士國境……………一八〇、〇〇〇人

杜納河和德尼埃普河畔的補充部隊和新軍……………三〇、〇〇〇人

駐在芬蘭者	二〇、〇〇〇人
莫爾道河	六〇、〇〇〇人
東部國境	三〇、〇〇〇人
國內的新軍及倉庫	五〇、〇〇〇人
衛戍部隊	五〇、〇〇〇人
合計	四二〇、〇〇〇人

哥薩克兵沒有計算在內。假設把這些哥薩克兵的大集團（它的實際兵力，在戰爭勃發時，西路不超過一〇、〇〇〇人，即使在戰爭期間，也絕沒有超過二〇、〇〇〇人），也加到上列數字之內，或者更把丹契克軍隊計算在內的話，那麼，就有人以為俄軍調度得錯誤，把軍隊的效用減低了很多，或者是，實際存在的兵員數同名冊上的兵員數，其間的距離真是太大了。因此，計算之後所得的數目，就由實際的四二〇、〇〇〇人，增高到六〇〇、〇〇〇人了，這顯然是明瞭的。

俄國在它前一年，並未準備對法國作戰，去加強它的軍隊。這是它的軍隊所以不強的原因。有時也可以假定是下述的情形，就是說，當戰爭開始時，僅僅增援的兵力，就能達到八〇、〇〇〇人，它與倉庫合併，就能形成一個勢力，而在德尼埃普爾河和杜納河畔，然後在斯摩稜斯克和卡爾加附近，歸併到本隊，最後，即使不把民兵計算在內，也可以得到不超過一〇〇、〇〇〇人的兵力。

這種計算方法所得的結果，是如次的：

第一、俄軍由六〇〇、〇〇〇人的兵力組成，但若沒有極大的努力，恐怕是不能維持。

第二、在一八一二年，其中只有四〇〇、〇〇〇人，是正規部隊。

第三、在這四〇〇、〇〇〇人之中，在開戰當時，只能有一八〇、〇〇〇人能上前線對法軍作戰。

這種作戰兵力的散失，是在到處都發生着。例如我們在一八〇六年，在普魯士，計有二五〇、〇〇〇人的兵力，但在開戰之初，在秋林根，竟不能與一〇〇、〇〇〇人以上的法軍相對抗，想到這件事，就能充分明白了。即使法軍在一八〇六年和普軍在一八一二年，都確實能比俄軍配備得好些，但爲着不把敵人評價過高起見，就把敵方主要兵力的合計數目，表明出來，那確是好的辦法。

然而，俄國在作戰準備方面，遲延了一些，而且，與土耳其的講和，也拖延了兩三個月。若不這樣的話，在兩個月後，俄國還能增加一五〇、〇〇〇人。

因此，皇帝和普爾將軍，都當然地認爲，他們在國境上並沒有充分有力的軍隊，所以，本格的抗戰，要到後來才能在國內進行還是極當然的見解。於是普爾將軍，由這種思想，成立了下述那樣的方策，它就是，故意使戰爭移轉到俄國內地，由於這樣做，可以加強自己的力量，使敵方兵力分散，然後可以得到適當的場所，在戰略上，由側面和背面去攻擊敵人。這種思想使人回想到一八一一年在葡萄牙所進行的微靈敦的作戰，所以皇帝非常注意。

這種思想是這麼抽象地提出來了，於是有人以爲，一八一二年的俄國戰爭，完全受到這種思想所支配，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然而，事實並不如此。戰爭是變換多端的。在一〇〇哩的戰線上，得到極大的戰果者，若在三〇哩的戰線上，那完全是荒唐無稽之談。所以不能以爲，普爾提出了原案，然後，實際的戰役就依照他的思想而大規模地進行着。若不這樣，便是這種作戰，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樣，是它自己本身在自然地進行着。普爾的方案，是絕對錯誤的，所以更難把它看作是指導的思想。所以，普爾的這個計劃，正像我們所知道的一樣，是戰事轉變的偶然的誘因。

因此，普爾的計劃，在於下列幾點。就是說，西路第一軍退却到堅固的野營（因此，他在杜納河的中流選擇了地點），同時，更要對於那個野營便於派遣援軍，而且必須在那地方堆積着大量的糧秣。另外，巴格拉契昂使西路第二軍追隨西路第一軍，這時由西路第一軍去攻擊敵軍的右側面和背面。特爾端左天大將，爲着對抗奧軍和防禦渥爾伊尼亞軍，而奉命停止前進。

那麼，這個計劃的那一點，在理論上是有效的呢？茲說明如次，

一、就近增援。俄軍所選擇的地帶，距離國境約爲二〇哩。人們相信，西路第一軍可能增加到一三〇〇〇〇人。但他們也看到，往那裏增援的希望，顯然是比較少的。據著者聽說，這種增援大概達不到一〇〇〇〇〇人。因而軍隊只爲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人。這樣說來，若想把兵力相當地增加一些，甚至把前線上的士兵撤退下來，還是很不充分的。然而，作戰計劃的這種失敗，並不能看做是思想的缺陷。關於這一點，皇帝自己也犯了錯誤，所以，這比普爾犯了錯誤，是更可寬恕的。

二、敵軍在前進中，只要雙方是在遠距離上相對峙，只要敵軍不由什麼要塞所妨害，它的實力就絕不會削弱得很多，甚至可以認爲完全不會削弱（註1）

三、巴格拉契昂對於敵軍側面和背面的攻擊，在本質上不能把它看做是有效的理論。原因是，假設巴格拉契昂的軍隊在敵軍的背面作戰的話，那麼，他的軍隊就不能在敵軍的前面作戰了。再者，當敵軍用與它相當的部隊集團進行應戰，而使一切事項返回到原有的均衡狀態了，這時，就可以在敵側，向敵我兩軍之間的某一方面，用優勢的兵力，進行攻擊，在這一點上，是有利的。

戰略上的側面作戰計劃，在下述的情形下，是可以看成惟一有效的原理吧。就是說，作戰的戰線顯然很長，而且，在那戰線的側面附近，出沒於敵方各縣內的游擊隊業已遭遇到危險，而且即使要引起主要部

隊的實力的削弱，也要努力去掩護和警戒。法軍進攻到莫斯科爲止的一八二二年，便是這種情形，這次作戰的實際情形，只在德尼埃普爾河和杜納河，而各縣的軍隊不過是在它的左右而已。

戰略上的側面作戰計劃，在下述的情形下是有效的。就是說，敵軍已經處在它的行動範圍的最大限度，而我軍與它相對抗的勢力，只能得到一次勝利，因而我軍可以並無危險地去削弱這種勢力，這時可以使用側面計劃。最後，當勝負已定，而可以封鎖敵人的退路時，即當一八一二年齊齊亞哥夫攻擊波納巴爾特的退路時，也可以使用側面計劃。

若在其他一切情形下，即使利用迂迴方法，也完全不會得到什麼收穫。這種方策，即使是個能夠得到重大而且具有決定作用的結果的方策，也顯然一定是個大膽的方策。原因是，它比平行抵抗，需要更多的兵力，而且兵力更經削弱，便是不合宜的方策了。普爾和當時一切與這類事情有關的人們，當時並無確切地去考慮這些問題的習慣，誰也沒有注意這個問題。

四、堡壘周圍的野營。在一個堅固的陣地中，寔能防多，這是衆所周知的事。然而，若想這樣，就要像特密斯·維德拉斯陣地（一八一〇年葡萄牙威靈頓的著名陣地）一樣，陣地的背面並不完全閉塞，或者，至少也像七年戰爭中的本柴爾維契的野營一樣，能夠與附近的要塞，同時活動，因而，糧食的來源不易斷絕。

俄軍的野營 選定在杜納河畔的德利薩附近，普爾已經在皮特斯堡，勸皇帝派遣涅爾左根大佐，去選擇這種野營了，這位涅爾左根大佐，曾擔任過侍從武官，才能豐富，學識淵博，已經在一八〇六年以前，由普魯士，轉移到俄國，擔任軍職。我們不知道對他有什麼詳細的指示。然而，其結果，涅爾左根選擇了這個陣地，那是個貧瘠的地方，有小的森林，有一部分地方是沼澤地帶，野營的背面是杜納河，除了這

個地方而外，不知另外還選擇了什麼地點。這個地方的有利之點，乃是河流在這裏形成凹形的半圓形，它的弦部，長度約爲一小時的行程（約三哩）。在這弦部的前方，形成平坦的弓形，野營的正面是砂地，兩岸的深度約爲五〇呎，杜納河在那裏流着。它的側面上下游，是杜納河的右岸，有許多小的河川，其中以德利薩河爲最大，注入杜納河中，配置得很適當而便利。另外，假設敵人由背面爲着襲擊野營而徒步渡河，自然就處在有利的位置上，可以與他相對抗。

野營的正面，是平坦的弧形部分，根據普爾將軍自己的指示，由堅固的暴露築城和封鎖築城的三道防線，來圍繞着。另有七座橋，能够便於退却。下游是連一兩築城也沒有。杜納河在這裏不過是很小的一條河流而已。當然，它的寬度是相當地廣，然而過於淺了，所以能由哨口徒步渡河。因而，一看就能明白，這個地方在戰術上的有利之點，並不大。所謂戰術上的有利之點，不如說是它的惟一無二的堡壘。

然而，戰術上的情況，顯然是他們不能放心的。就是說，德利薩位於由維爾那去到彼得堡和由維爾那去到莫斯科的公路之間，因而，它並不位於任何的一條公路上。

由維爾那去到彼得堡的最短路線，是在杜納河畔的德爾亞渡河，然後由那裏經過賽比茲和普斯克夫。再者，到莫斯科去的最短路線，是經過維特布斯克。德利薩距前者四哩，距後者二四哩。

莫明其妙地就把重要陣地選擇到這裏了，這件事在維爾那，引起了很壞的批評。誰也不明白這樣的陣地應該怎樣用法。關於這件事，著者也想到，普爾將軍是以到莫斯科去爲退却路線呢，還是以到彼得堡去爲退却路線呢？他是採取那條路線呢？，答案是普爾一定要按照當時的情形來決定。但這個回答之中，顯然是缺乏了明確性和決斷。原因是，由兩條路線選擇一條，本是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由暫時的情況來決定的。

德利薩的野營，只有背面由河流掩護着，河的對岸完全沒有堡壘設備，更沒有一處可以設防的場所。只有幾座木房，其中可以儲藏糧食，然而，杜納河是什麼障礙也沒有就能渡過的，所以，附近軍隊，若完全藉着地勢的有利，而得不到什麼援助的話，即使是關於它的儲藏物資，也絕不能說是沒有憂慮了。

因此，德利薩的堅固的陣地，原來是簡單的思想，止於是抽象的想法。原因是。這個陣地，在一切必須的條件之中，大概是一個也沒有。在它八〇〇步以外的地方，是用森林圍繞着，它的兩翼，是可以徒步渡過的河流，兩岸的平坦地面，實際上是極其不好的戰場。而且它不是處在直接的退却路線上，離開了活動的系統，而只有依靠着自己。同時，那個地點，概不是海邊，又不是要塞的旁邊，更不是普通都市的旁邊。德利薩是個小村莊，只有木製的房子，而且並不處在野營的緊背後，而是處在它的側面，脫離了防禦系統。這樣的地點，實在絕不是戰略的地點。

人們當然不能說渥爾左根中佐是担負着這種錯誤的責任的。而是普爾將軍對他指定了這個地方。再者，在利特阿尼亞這個地方，若能在森林中發現出來足夠配備相當軍隊的大大的場所的話，那別人一定要像神仙一樣地感謝他。

這樣說來，若想在這個陣地中把兵力增加幾倍，可說是困難的。它完全是缺乏現實性的，只是普爾的單純思想的遊戲。那麼，它在現實的社會現象之前，一定要最後幻滅。這種思想所引起的惟一有利之點，乃是這種思想所引起的杜納河畔爲止的暫時退却路線。

在普爾的計劃中，我們不能發現什麼能够提高抵抗能力的有效的理論。而是在這個計劃裏，只能發現出來它違反了抵抗和退却的單純的形式的不利之點。

維爾那本營中的重要人物，例如巴爾克萊將軍和本寧格森，以及阿姆菲爾特將軍等，對於這個出師計

劃，都不能過問，而且也不想努力去動搖人們對於這個計劃的信賴和對於皇帝左近的普爾將軍的信賴。皇帝想要在維爾那附近打一仗，而開始嘗試了一種陰謀活動。恐怕他們是如次地想着，就是說，法軍將要在廣闊的地帶上侵入俄軍所防守的國境吧（即由薩莫吉契亞到渥爾伊尼亞）。若能這樣的話，當然是他們所希望的，但維爾那這個地方，不能担負過重的責任，這樣說來，若沒有這麼糊塗的假定的話，想要打一仗的思想，也就完全無法說明了。

所以在維爾那，已經引起了爭論，似乎使皇帝對於普爾計劃的信賴，完全動搖了。

在這時候，渥爾左根中佐（曾任埃森將軍的參謀長）到達了維爾那。他會說俄國話，同其他要人們的交情，顯然是比普爾近得多。他爲着在某種程度上，在巴爾克萊大將與普爾將軍之間當個橋樑，就決心要在巴爾克萊將軍之下，謀個位置。於是他促使普爾將軍，請求皇帝，允許在德利薩，設置辦事處，而派遣一名將官，在那裏負責。皇帝決定派著者克勞塞維契前往。於是我奉命向德利薩出發，視察那裏的工作進步到什麼程度，同時探查一下中途適當的行軍宿營的情形。

著者於六月二十三日率領一名俄國野戰兵，向那裏出發了。當著者到達德利薩時，在當地監督工作的將校們，把我看做間諜，而驚異起來了。原因是，著者只攜帶了一份普爾將軍用法文寫的命令，此外是什麼證件也沒有攜帶，而且當地的將校們，又完全不把普爾將軍當作官吏。然而，著者在排除這種誤會上，得到了成功，而得到許可去視察野營了。

這次事件使著者很覺可怕和狼狽，由普爾大將軍的地位上說，真是太丟臉了。而且當時著者還直接感受到一種極危險而混亂的局面。

著者知道，野營的堡壘陣地，是按照普爾將軍自己所想出的方式，來配置的。爲着防禦而挖成一連戰